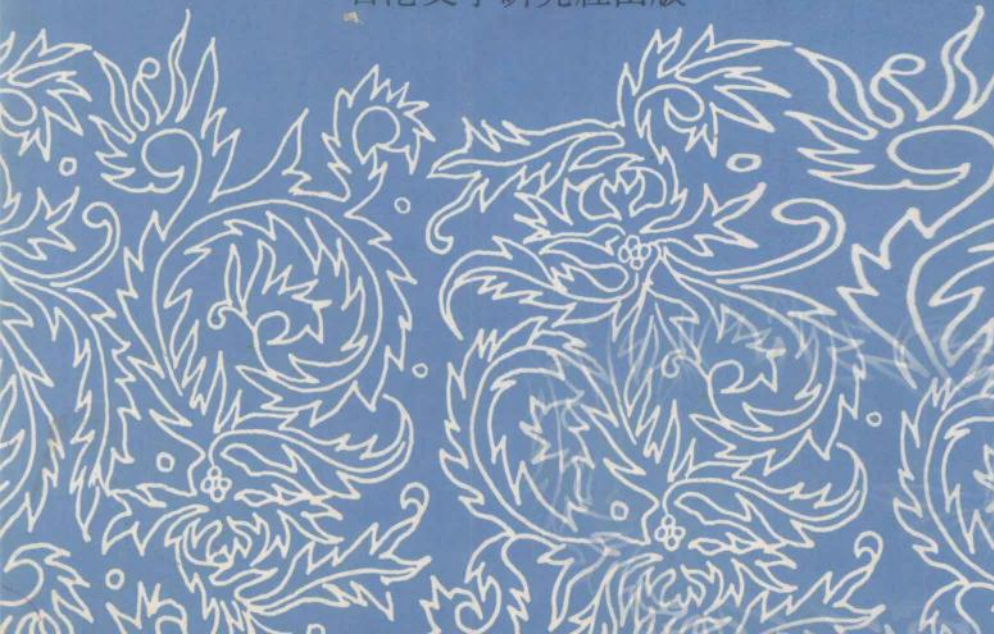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郁達夫選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郁達夫選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出版社：香港文學研究社

香港七姊妹道一九六號十一樓

承印者：香港文學研究社印刷部

香港大馬道120號地下

5054 (L)

HK\$7.50

「郁達夫選集」序

一

郁達夫在五四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的期間，是第一批最活躍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在那個時代的青年羣中，是有着磁石一般的吸引力的。誠如郭沫若的說法：「他那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燥的社會裏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

他以這樣一種天才的突擊風格，在中國歷史上的沉長黑夜之中，震破了寂寞，喚起了個性，放出光芒，自然也就大大地引起青年人的熱愛。不過，中國古代有一句名詩說得不錯：「不招人忌是庸才。」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天才，都是經常受到世俗攻擊的，英國詩人拜倫，德國詩人海涅，在其生命正放散着無限光華的時候，不是也飽受當世人物的嫉妬與抨擊嗎？以郁達夫這樣的一個天才，成長於五四前後這一個新舊交爭的世代，自然不免招尤招忌，所以，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不得志

的。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我們知道郁達夫在其文學活動最爲積極的時候，也就是他個人的窮愁潦倒最厲害的時候，因此，他的作品之中，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感傷情調，他赤裸裸地要求人生的物質生活，大膽地描寫生理上的性慾苦悶，盡情的傾吐自己對現實社會的悲憤，甚至於在「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中，勸文學青年們去做賊；這些，對當時的軍閥官僚與他們所造成的政治黑暗，連帶及於當時仍在社會上保持深厚勢力的封建道德和虛偽禮教，都變成了刻骨的諷刺，是個沉重的打擊。所以後來暨南大學打算聘他任教授時，甚至爲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杰所批駁，說他生活浪漫，不足爲師。由此可見他的作品力量之大，使得那些當權人物以及道學先生們是怎樣把他恨入骨髓了。

二

由於他的作品之中，帶了濃重的感傷情調，有時甚至淪於頹廢顛狂，所以，有人便把他目爲頹廢派。其實，他的頹廢哀傷，也不過是對封建時代與腐舊社會的罷工，是對舊禮教與舊枷鎖的叛逆宣言，而且這種罷工與叛逆，也不是冰冷無情、自高涯岸的。他的內心，蘊藏着一股強烈的熱情，正以無限的悲憤，普愛整個世界與整個中國。這一點，只要我們了解他的生平，讀過他的作品，是不會不承認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郁達夫的一生，不應該被看作頹廢的文人，卻應該視爲一個勇敢的戰士。

他的一生，其實也充滿了不屈不撓的戰鬥事跡。

以下，我們先來看一看他的生平傳略——

他是浙江的富陽人，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英文和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柢也很深，舊詩詞做得十分漂亮。一九二一年夏間，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等幾個留日同學，組織了著名的文學團體「創造社」，他就第一次發表了他那震撼當時的小說「沈淪」，而且因此引起了文壇上極大的爭論，其後又出版了「鳶蘿集」。到一九一七年，他自己把全部作品，分編成全集五卷，即「寒灰集」、「雞肋集」、「過去集」、「畸零集」、「敵帶集」。以後又續出第六本「薇蕨集」，第七本「斷殘集」及不列次序的「懺餘集」。此外有長篇小說「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日記「日記九種」，遊記「履痕處處」，以及其他繙譯多種。編著的書，還有「小說論」、「戲劇論」。這許多書，在郁達夫說來，都是十分有價值的文學勞作。

然而，郁達夫可以說是一個生不逢辰的作家。他生在中國，而中國是沒有「作家」這種職業的，當他傾全部精力從事於文學勞動的時候，他的生活却是毫無保障的。他只能把寫作當成副業，而「正業」還是教書。從一九二三年開始，他在北大當了講師，一九二四年，在武漢大學做教授，一九二六年，又任教於廣州大學文學院。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發生以後，他在上海編輯「洪水」雜誌。其後，由於中國革命的頓挫，他逃到日本去度了一個時期的流亡生活。

根據郭沫若在「論郁達夫」一文中間的说法，他平日的為人頗有一點怪癖，這一篇文章說：

「達夫應該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做外交官，我覺得很適當。但他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這使他不能勝任艱劇。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謙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賤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志氣也就日見消磨，遇着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終未能表現其活動力的主要的原因吧。」

他的這種性格與脾氣，使他在生活上嘗到了許多苦頭，他的夫人王映霞之所以終於跟他離異，與此大概也不無關係。他在抗戰前夕，到了福建，在陳儀所主持的省政府裏做事。其後抗戰爆發，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做了當時的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他把郁達夫拉去做設計委員，同住武漢。不久，抗戰形勢逆轉，軍事失利，郁達夫便到了湖南的常德，又回到福州，終於決定了南遊，在南洋找到了他的新天地。

他到了南洋之後，最初担任「星洲日報」的編輯，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又就任星嘉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行委員及星嘉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主持星嘉坡文化界戰時服務團和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班。可是，戰爭初期日軍以狂風掃落葉之勢，席捲東南亞洲，英海軍太平洋艦隊慘遭覆滅，守衛馬來亞的英印軍隊，節節敗退，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日軍攻抵柔佛的新山橋頭，不久，星嘉坡不守，郁達夫也就要重過亡命生涯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初，他飄流到了蘇門答臘西部的一個小市鎮，名叫「巴爺公務」，他化名趙廉，租了當地華僑蔡承達的房屋住下。這時，他所帶的錢已屬寥寥無幾，幸而靠着幾位熱心愛國的華僑和

文化界人士，秘密湊集了一筆錢，交給他開設「趙豫記酒廠」，經營商業，纔能維持生活，同時供應幾個流浪文化人以生活上的需要。不過，在這時期中，距離「巴爺公務」不遠的「武吉丁宜」，駐有日本憲兵隊，他們知道趙廉是當地唯一能通日語的華僑，就再三強迫他充任憲兵隊的通譯。他在敵人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勉強答應，但聲明不受憲兵隊的薪金。而在他担任通譯的時候，也曾幫助過不少被日寇逮捕的印尼人和華僑，替他們減輕罪證，竭力設法開脫。後來日本憲兵隊長換人，他才獲准辭職。

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天，日本人已偵悉趙廉即是郁達夫，便在暗中嚴密監視，只因他沒有反日的實際行動，所以不便予以逮捕，直到日本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的時候，因為日本憲兵要消滅他們的戰爭罪行，深忌郁達夫是個作家，又在憲兵隊目見了日本憲兵的種種暴行，怕他在審判戰爭罪犯的法庭上作證，便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秘密將他殺害。

三

他這樣的慘遭殺害，對於中國的新文學與新文化，自然是一大損失。他的作品，對社會具有那樣強大的一種挑戰力量，在中國正處在重重的困束之中、需要從黑暗的深處衝向光明時，的確不失為一種震人耳目的暮鼓晨鐘。他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會經說過：

「我們的志不在大，消極的就想以我們無力的同情，來安慰那些正直的慘敗的人生的戰士，積極的就想以我們的微弱的呼聲，來促進改革這不合理的日下的社會的組織。」

他這樣說的時候，雖然是在替「創造月刊」寫「發刊詞」，但他自己的文學抱負，從這幾句話中間是可以看得很明顯的。他畢生的歷程，貫串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七年的北伐運動和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戰爭。這一連串震撼中國的大事，對他的思想都形成了強烈的影響，他不只是一個社會改革的熱烈追求者，同時也是一個愛國主義的詩人，他在他的處女作「沈淪」的結尾，曾這樣地呼喊道：

「中國呀中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這種強烈的愛國精神，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是同樣地可以發現的，他之所以感到頹廢，感到悲痛，與中國本身的衰靡不振、政治污濁，軍閥橫行、百姓困苦，是大有關連的。所以，他在「懺餘獨白」一文中，曾經解釋過這種心情道：

「我的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殘酷、軍閥專權的島國裏過的。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同初喪了夫主的少婦一般，毫無氣力，毫無勇毅，哀哀切切，悲鳴出來的，就是那一卷當時很惹起了許多非難的沈淪。」

如果郁達夫的思想能够跨進一步，如果他能够在中國的苦難之中洞見中國的明天，那麼，他就不至於如此憂鬱，乃至於哀傷到近於自暴自棄的。可惜他雖然看出了中國社會的黑暗，却不知道如何消滅這黑暗；他雖然希望中國富強，却不知道怎樣纔可以使中國富強，這就使他墮入了更深的苦

悶。這種苦悶，在「五四」前後的作家羣中是普遍存在的，當時，有人站在進化論的立場上和舊勢力作鬥爭，有人希望在人道主義的路上前進。有人沈溺在愛與美的幻想中。有人在用狂風暴雨式的精神希望摧毀世界。而郁達夫沒有走這路，他却讓自己走入荊棘叢中，更感傷、更頹廢地發展下去，幾乎近於自我麻醉，自我摧殘。這種情緒，自然是不很健康的。以後，他的思想狀態，就經常陷於矛盾錯綜之中：一方面，他的感傷頹廢蛻化而為一種隱遁逃避的思想；而另一方面，他的詩人氣質和愛國精神，却又不能使他真正地寧靜下來，他不甘默息，所以對現實有着很大的憤懣。因此，就構成了他全部作品中間那種憂抑而又痛憤的基本情調了。

四

郭沫若曾經把郁達夫推為現代中國文壇的「三絕」之一，他在「再談郁達夫」一文的結論裏說：「然而，達夫是完成了一個有光輝的特異的人格。魯迅先生的韜，一多先生的剛，達夫先生的卑己自牧，我認為是文壇的三絕。」

他這幾句話，說得很有力，對於郁達夫所下的定評，也很貼切。儘管郁達夫本身受了時代與歷史的限制，未能把眼光注入於中國的前途，因而苦悶徬徨，悲觀頹廢，但是，他的基本精神是入世的、是愛人的，他的人格，自有光輝，他的作品，也自有意義。無論在當時，或是在文學史上，他的影響都是不可忽視的。到了現在，凡是要研究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與變化軌跡的，卻不能不首先去了解他的作品與他的思想。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

如今，我們重新檢視這一個特異人格的全部歷程及其在思想上的表現，同時又重選他的這許多作品，不免心焉嚮往，發生了悠然景企之情；翹首南天，却不知他如今歸骨何所。在這一點上，我們卻不能不痛恨法西斯強徒們的殘忍無情了。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於香港。

目次

第一輯

沈淪

二

銀灰色的死

四二

煙影

五七

遲暮

六七

過去

七六

采石磯

九四

第二輯

血淚

一一六

薦蘿行

一三〇

第三輯

學文學的人·····

一四八

關於小說的話·····

一五二

關於黃仲則·····

一五七

第四輯

病閒日記·····

一六四

毀家詩紀·····

一七五

第一輯

沈 淪

一

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築愈高了。

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他的學校開學之後，已經快半個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微風，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他一個人手裏捧了本六寸長的Wordsworth^①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悠悠揚揚的傳

到他的耳膜上來。他的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大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蟹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①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着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溫微微的噴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裏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有一羣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掛着了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

① 英國大詩人(一七七〇—一八五〇)，現在普遍譯為華茲華斯。

② 英語：「啊，你這平靜的輕紗！你這優美的輕紗！」

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這樣的說了一遍，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好像有萬千哀怨，橫亙在胸中，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含了一雙清淚，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這一節之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